五分律卷第八　弥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初分墮法

佛在王舍城尒時未為比丘制非時
食諸比丘於瞋夜乞食或墮溝塹或
觸女人或遇賊剥或為虫獸之所傷
害食無時節廢修梵行時迦留陁夷
著雜色衣面黒眼赤闇中乞食有一
懷妊婦人電光中見便大驚喚言毗
舍遮毗舍遮迦留陁夷言我是沙門乞
食非毗舍遮便苦罵言汝何以不以
刀決腹而於瞋夜闇中乞食餘沙門
婆羅門一食便足汝今云何食無晝
夜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迦留陁夷
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非時食波
逸提尒時有比丘服吐下藥不及時
食腹中空悶諸比丘不知云何以是
白佛佛言以酥塗身猶故不差佛言
以麨塗身猶故不差佛言酥和麨塗

身猶故不差佛言以煖湯洗猶故
不差佛言與煖湯飲猶故不差佛言
以盆盛肥肉汁坐著中以如此等足
以至曉一切不得過時食非時者從
正中以後至明相未出名為非時若
比丘非時非時想非時疑非時時想
皆波逸提時非時想時疑突吉羅比
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
突吉羅　　三十八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世尊未為比丘制
食殘宿食彼有神廟是遊戲處衆人
競賫美食就中觀看或經信宿餚饍
豊多諸比丘於彼得食食不能盡房
中般積無處不有来致虫鼠穿壞屋
壁諸居士見問言誰積此食有人言
沙門釋子即皆譏呵此禿頭輩唯知
貪受不計損費無沙門行破沙門法
復有一阿練若比丘住阿練若處作
是念日日乞食妨廢行道便并乞種
種食或直令舉或曝令燥時諸比丘
遊行見之語言世尊不說衣趣蔽形
食趣支身耶何以多積飲食曝曬狼
藉彼比丘言此去村遠日日乞食妨

廢行道是以并乞用息煩勞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彼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
殘宿食波逸提殘宿食者已受之食
留之經宿名為殘宿食若食此食口
口波夜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三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此國飢饉乞食難
得二十八鬼神將軍来詣佛所頭面
礼足白佛言世尊今世飢饉願佛遊
行人間我等當化衆人使發善心世
尊黙然許之時四天王釋提桓因娑
婆世界主梵天王亦来詣佛頭面礼
足却住一面如上白佛佛亦黙然許
之於是世尊從王舍城與大比丘僧
千二百五十人俱復有五百比丘尼
五百優婆塞五百優婆夷共遊摩竭
國復有外道男女千人五百乞兒皆
隨佛後求乞殘食世尊所至之處無
不傾竭供養四遠持供来者皆不得
設飲食豊長極有所無諸比丘各以
所食之餘與外道男女及乞食人諸

白衣見便譏呵言沙門釋子得便盡
受食之不盡與諸邪見不如搆乳之
人知留犢子或復有言沙門釋子尚
供養外道我等何為而不奉事於是
世尊進至安那頻頭邑時有大婆羅
門名曰沙門以五百乘車重載飲食
逐佛五月餘日求次設供竟未能得
其家追言農時欲過可還附業時婆
羅門到阿難所語阿難言我五百乘
車載諸飲食欲供佛及僧逐佛已來
五月餘日猶未得設家信見追不得
復住欲以食具散布道中令佛及僧
蹈上而過於我宿心便為得遂阿難
答言當白世尊即以白佛佛語阿難
汝可將婆羅門看供食家若有所無
教令作之阿難受教將婆羅門看供
食家見無有粥及油蜜煎餅彼便作
七種粥二種餅晨朝白佛餅粥已辦
佛語阿難汝助下之阿難受教助下
粥餅時有外道母人抱一小女阿難
以其有兒偏與二餅諸外道言此比
丘深著母人偏與二餅復有言政當
以其抱兒非偏之謂共諍紛紜遂亂

痤痛阿難見已心不自安便到佛所
并以前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阿難汝實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
外道若男若女食波逸提復有諸比
丘與裸形外道食彼褁一褁餅入王
舍城諸人問言從何處来答言從禿
頭居士聞来復問褁中何物答言是
蜜煎餅復問從誰得答言諸居士以
沙門釋子為福田沙門釋子復以我
為福田從彼受得諸人便譏呵言沙
門釋子不知節量貪受無猒我等
減割妻子身口之分以用供養乃持
與此邪見惡人若應供養我當供養
何假沙門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
以此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
比丘汝等實介不答言實介世尊佛
種種呵責有衣無衣有何等異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與外道裸形若男若女食
波逸提有諸外道食時来乞諸比丘
不敢與便瞋罵言沙門釋子教人布

施而自慳惜何道之有而致信敬諸
白衣聞亦譏呵言云何沙門恒就人
乞而不乞人復有比丘外道親親来
乞亦不敢與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與外
道食但莫自手與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自手與外道裸形若男若
女食波逸提若外道来乞應以已分
一揣別著一處使其自取不應持僧
食與若乞乞兒乞狗乞鳥應量已食
多少取分然後減以乞之不得取分
外為施沙弥突吉羅若父母是外道
自手與不犯 四十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有諸白衣来詣僧
坊問諸比丘僧有幾人諸比丘言僧
有若干人諸白衣言我等明日盡請
衆僧顧臨薄食六群比丘語言汝若
與我乳酪酥油魚肉者當受汝請諸
人各言當須假貸市買辦之語已各
還其家或假貸不果或市買不得明
日食具已辦唱言時到衆僧著衣持
鉢往詣其家就坐而坐行水下食六
群比丘言何以無有乳酪酥油魚肉

荅言假貸不果市買不得六群比丘
便佩鉢而去諸白衣咸作是言此等
不得美食倒鉢而去為是國王為是
大臣夫出家者為求解脫乞食趣足
而今云何反著美味無沙門行破沙
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
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到白衣
家求乳酪酥油魚肉者波逸提後諸
比丘得諸美食不敢噉或噉已出罪
悔過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告諸比丘若不索美食自得而噉犯
波逸提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到諸白衣家求如是美
食乳酪酥油魚肉若得噉波逸提有
諸病比丘醫教食美食諸比丘言佛
不聽我索云何可得作是念佛聽我
索此食者病乃得差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病比
丘索美食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諸
家中有如是美食乳酪酥油魚肉若

比丘無病爲己索得食者波逸提若
爲病比丘索若從親里家若知識家
索皆不犯沙弥突吉羅 四十一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陁常受一婆
羅門供養後時著衣持鉢往到其家
婆羅門不在便與其婦獨坐共語時
婆羅門婬欲心發中道而還見跋難
陁與婦共語作是念今此比丘說法
非行欲時便還出外欲心轉盛須臾
復入跋難陁猶故未去復如前念抑
制而出須臾復入語其婦言速與比
丘食發遣令去勿癈其行道婦知其
意不欲令夫違道從欲荅言令比丘
徐徐食有何急事如是三叉跋難陁
猶不肯去婆羅門便語言我等白衣
多諸緣事於空缺時宜近房室汝不
知時坐不肯去誰知汝輩修於梵行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陁汝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今爲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食家中與女人
坐波逸提食者男女情共相食坐者

知妨其事而故坐比丘尼亦如是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多人
共坐若有障隔若夫婦受八戒日不
犯 四十一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受一婆
羅門供養後到其家婆羅門不在與
其婦屏處坐婆羅門還語其婦言汝
與比丘屏處坐我誠無疑人見必當
謂汝作惡損毀沙門辱我門户復語
跋難陀我誠不疑大德大德不當慎
此惡名其婦自猗好顔色力多兒女
力巧致財力便呵夫言我與比丘坐
要不累汝汝今不須作此過言婆羅
門便大瞋恚責跋難陀言我等白衣
尚不與人婦女獨屏處坐汝等沙門
反便作此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獨屏處坐波
逸提沙弥突吉羅 四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常受一婆

羅門供養後到其家婆羅門不在與
其婦露處共坐乃至佛種種呵責皆
如屏處坐中說告諸比丘今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與女人獨露處坐波逸提沙弥突吉
羅 四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邊境有事波斯匿
王嚴四種兵欲往討伐六群比丘共
相語言我聞灌頂王征伐之時軍儀
嚴飾我等未見可共往觀便往路
側前鋒軍見皆恚瞋言今日去何見
不吉人我等在家猒見此等於今軍
行復不得免若王不敬信當斷其頭
時王遥見六群比丘亦復不憙即遣
人問諸大德何以在此荅言我等聞
灌頂王出軍之時軍容嚴飾未曾所
見故来看耳王作是念誰能以此白
佛復作是念若白不白佛自當知即
以石蜜乾薑寄六群比丘言大德為
我持此奉上世尊致敬無量軍盡之
後各還所住以王所寄奉上於佛白
佛言王致敬無量佛問六群汝何由
見王具以事荅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種種呵責六群比丘言汝等愚癡所
作非法軍發行時以見沙門為不吉
此必衆軍瞋嫌王恨汝故持物與我
呵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觀軍發行
波逸提若發心欲觀及作方便已行
步步若見不聞若聞不見皆突吉羅
若聞若見別軍容飾若前若却皆波
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沙
彌尼突吉羅若行路若經行處過見
不住看不犯　四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異道作是議今波
斯匿王及信法大臣皆不在及今無
能與我作鬪我等當共併力於祇洹
中鑿渠通水諸比丘聞之語諸優婆
塞優婆夷言可往白王非是我等力
所能制會王及大臣乙師達多富蘭
那須達多等久不見比丘遣使來迎
諸比丘議言若佛聽我往到軍中者
必不使異道於祇洹中鑿渠通水以
是白佛佛言今聽諸比丘往軍中諸
比丘奉教便受王請到已具以白王
王即有令若有於祇洹中通渠者當

族許之然後為諸比丘設種種供養
諸比丘既得餚饍便不復欲還軍人
譏呵言此非阿練若住處我等白衣
不得免此沙門何為復在其中或復
有言此輩比丘不信樂佛法得美食
處便住耳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諸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
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
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有因緣到軍中乃
至二三宿若過波逸提此有因緣若
遣書信得了應遣書信要須自往然
後得往事訖便還不得經宿若不了
應一宿一宿不了應再宿若復不了
應三宿若了不了過三宿波逸提若
事即了不應宿而宿突吉羅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
羅 四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到軍中冊
三宿觀軍著仗列陣乃至戰時戰士
見之咸瞋忿言此不吉人已復来此
王若不信樂佛法我當先斷其頭然後

擊賊遂因乱戰射諸比丘多所傷害
諸比丘共相負輂還歸所住路人見
之亦大忿言如此沙門正應射殺何
以無故觀戰陣為無沙門行破沙門
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有因緣到
軍中二三宿觀軍陣合戰波逸提若
觀鳥獸鬪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四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比丘名阿梨吒
生惡邪見言我解佛所說佛說障道
法實不障道諸比丘問言汝實作是
語我解佛所說佛說障道法實不障
道不荅言如是諸比丘復問汝云何
作是解荅言此間有買多須達多二
長者及諸優婆塞皆在五欲為欲所
吞為欲所燒今得須陁洹斯陁含阿
那含道又諸外道不捨本見於正法
出家亦得四沙門果以是故我作是
解諸比丘欲令捨此惡邪見故諫言

五分律卷第八　第十二張　尋

汝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謗佛佛不作
是語應捨是惡邪見佛種種方便呵
欲說欲如赤骨聚乃至如毒若受五
欲為欲所燒欲覺所迷及諸外道不
捨本見得四沙門果皆無是處諸比
丘如是諫更增邪見堅持不捨諸比
丘便到舍利弗所白言大德阿梨吒
作是邪見具說如上願哀愍故諫喻
令捨舍利弗默然許之即到其所共
相問訊却坐一面問言汝實作是語
不荅言實尒更廣說如前舍利弗諫
言汝莫作是語汝之所說非法非律
種種呵責言彼比丘堅持不捨從坐
起去往到佛所廣以白佛唯願世尊
憐愍故教此比丘捨惡邪見佛便勅
一比丘汝呼阿梨吒来即受教往語大
師呼汝阿梨吒即来頭面礼足在一面
住佛問阿梨吒汝實作是語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又問汝作云何解我所
說荅亦如前佛言汝愚癡人莫謗如
来莫謗如来何以故我說障道法實
能障道若受五欲欲火所燒欲覺所
迷及外道不捨本見得四沙門果無

有是處世尊為説彼猶不捨佛復語
言我已見汝作悪邪見是為謗我是
為誣我汝還所住我自更問餘諸比
丘阿梨吒去佛欲明彼比丘悪邪見
故問諸比丘汝等解我所説如阿梨
吒不諸比丘言我等不如是解又問
云何答言佛説障道法實能障道廣
説如上佛言善哉汝等善解我意吉
諸比丘應使一比丘與阿梨吒親善
者於屏處軟語諫言汝莫作是語莫
謗佛莫誣佛佛説障道法實能障道
汝捨是悪邪見若捨者善若不捨應
衆多比丘往諫如上若捨者善若不
捨復應僧往諫亦如上若捨者善諸
比丘受教如是三叉堅持不捨諸比
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遥
責阿梨吒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作
是語如我解佛所説障道法不能障
道諸比丘語是比丘汝莫作是語莫
謗佛莫誣佛佛説障道法實能障道
汝捨是悪邪見如是諫堅持不捨應第
二第三諫第二第三諫捨是事善不

捨者波逸提彼比丘不捨惡邪見諸
比丘若見若聞遣一比丘屛處諫若
捨者應作一突吉羅悔過若不捨應
衆多比丘往諫若捨者應作二突吉
羅悔過若不捨應僧往諫若捨者應
作三突吉羅悔過若不捨應白四羯
磨諫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比丘
生惡邪見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障道
法不能障道僧已諫莫作是語莫謗
佛莫誣佛佛說障道法實能障道僧
如是諫堅持不捨今僧羯磨諫若僧
時到僧忍聽白如是白已應語言僧
已白竟汝可捨是惡邪見若捨者應
作四突吉羅悔過若不捨復應唱言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作是語如我
解佛所說障道法不能障道僧已諫
莫作是語莫謗佛莫誣佛佛說障道
法實能障道僧如是諫彼堅持不捨
僧今羯磨諫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
忍者說復應語言僧已一羯磨竟汝
可捨是惡邪見若捨者應作五突吉
羅悔過若不捨復第二唱如上第二
唱竟復應語僧已二羯磨竟汝可捨

是惡邪見若捨者應作六突吉羅悔
過若不捨復應第三唱第三唱未竟
捨亦應作六突吉羅悔過第三羯磨
竟若捨若不捨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突吉羅 四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比丘知阿梨吒
不捨惡邪見共坐共語共宿共事餘
比丘呵責言阿梨吒不捨惡邪見僧
已羯磨竟汝等云何共坐共語共宿
共事諸比丘聞不以介意諸長老比
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諸比丘知彼比丘不如法悔不
捨惡邪見共坐共語共宿共事波逸
提隨久近共語語語波逸提共坐坐
坐波逸提共宿宿宿波逸提共事事
事波逸提雖捨惡邪見僧未解羯磨
亦波逸提若作惡邪見僧未羯磨突
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彌
沙彌尼突吉羅若不知及不如法羯
磨不犯 四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有二沙弥生悪邪見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受五欲不能障道乃至舍利弗以是白佛如阿梨吒生悪邪見中說佛便勑一比丘汝呼彼二沙弥来即受教往語大師呼汝二沙弥即隨教来頂礼佛足却住一面佛問二沙弥汝實作是語不荅言實尒世尊又問沙弥汝云何解我所說法沙弥荅亦如阿梨吒所說佛告諸比丘此沙弥應呼僧中教捨第二第三教若捨者善不捨者僧應白四羯磨滅擯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某甲沙弥不捨悪邪見今僧與作滅擯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復唱大德僧聽某甲沙弥不捨悪邪見今僧與作滅擯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如是第二第三僧與某甲沙弥滅擯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彼二沙弥僧既滅擯已便遊行人間時跋難陀畜彼沙弥共語共宿諸比丘語言僧已羯磨滅擯此沙弥汝莫畜莫共語莫共宿跋難陀言此是我兒沙弥我若不看誰應視者

五分律卷第八　第十八張　字

能護孤苦自致安樂諸長老比丘聞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
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沙弥作是語如我解佛所說受五欲
不能障道諸比丘語是沙弥汝莫作
是語莫謗佛莫誣佛佛說五欲障
道實能障道汝沙弥捨是惡邪見如
是教堅持不捨應第二第三教第二
第三教捨是事善若不捨諸比丘應
語是沙弥汝出去從今莫言佛是我
師莫在比丘後行如餘沙弥得共比
丘二宿汝亦無是事癡人出去滅去
莫此中住若比丘知如法擯沙弥畜
使共住共語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十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長老迦留陁夷以
不憙見惡比丘故亦不憙見烏諸白
衣捉彈來看時有群烏集于屋上語
言此烏成就弊惡比丘十法一者慳
惜二者貪餘三者強顏四者耐辱五
者鈍弊六者無慈悲七者怖望八者

無猒九者歲積十者憙忘此爲有是
十法汝等欲殺不有不信罪福者荅
言欲殺即取其彈語諸人言欲彈何
處有言可彈左眼即着左眼而死又
言可彈右眼即着右眼而死如是須
吏乃至數十諸不信樂佛法者便譏
呵言此輩沙門常說慈愍護念衆生
而今殘害無道无沙門行破沙門法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迦留陁夷汝
實介不荅言實介世尊佛種種呵責
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奪畜生命波
逸提有諸比丘在道路行或牽財物
或擧鉢時誤殺諸虫皆生慙愧亦有
悔過出罪者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若誤殺衆生犯波
逸提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故奪畜生命波逸提畜生者
除龍餘畜生是故奪命者先有殺心
而斷其命若奪畜生命隨多少一一
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
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十一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至六
群比丘住處六群比丘作是念此比
丘有慚愧少欲知足今来在此必見
我過我等當作方便令生疑悔生疑
悔已必還師所念已語言汝等善受
具足戒不受戒有界場不羯磨如法
不不犯波羅夷僧伽婆尸沙波逸提
波羅提提舍尼突吉羅不好護身口
不汝和尚阿闍梨先善受具足戒乃
至好護身口不荅言我等不自知亦
不知和尚阿闍梨云何我今問大德
大德語我我受具足戒時及和尚阿
闍梨盡如法不荅言我若實語汝會
不信自可問汝所信之人時十七群
比丘便往師所問如此事師荅汝事
事如法我昔受戒亦復如是誰為汝
等作此疑悔荅言六群比丘諸長老
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令他比丘生疑悔波
逸提有諸比丘犯罪心生疑悔問諸

比丘犯如是如是事得何等罪諸比
丘作是念佛結戒不聽令他比丘生
疑悔便答言不知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不欲令人
生疑悔語其所犯犯波逸提無有是
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故令
比丘生疑悔作是念令是比丘乃至
少時惱波逸提疑悔者生處疑受戒
疑犯戒疑衣疑若令比丘尼式叉摩
那沙弥沙弥尼疑悔突吉羅若比丘
尼令比丘比丘尼疑悔波逸提令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疑悔突吉羅式
叉摩那沙弥沙弥尼令五衆疑悔皆
突吉羅　五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有勢力
遮僧羯磨及解羯磨僧不從便起去
時至被擯比丘所語言汝莫愁憂我
已助汝遮僧羯磨僧不從我便起去
是為羯磨不成復至解羯磨比丘所
語言汝莫謂僧解汝羯磨僧解羯磨
時我已遮之僧不從我我便起去是
不成解羯磨汝今自可更求僧解諸
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實
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
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斷事時起去
波逸提尒時諸比丘有事欲去而不
敢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
諸比丘今聽諸比丘有事與欲竟起
去與欲者應語一人言長老一心念
僧今斷事我某甲比丘如法僧事中
與欲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僧
斷事時不與欲起去波逸提僧斷事
者白羯磨白二白四羯磨若屋下羯
磨隨幾過出一一出皆波逸提若露
地羯磨出去去僧面一尋波逸提若
神通人去離地四指波逸提若僧不
羯磨斷事出去突吉羅若私房斷事
来而去突吉羅比丘尼亦如是若僧
不羯磨斷事及私房斷事沙弥得在
其中若起去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
尼亦如是若僧不如法羯磨不與欲
起去不犯 五十三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至六
群比丘住處共相擊攊有一比丘衆

共擊攊不勝笑故氣絶而死十七群
比丘為之悲哭諸長老比丘問何以
悲哭荅言有一比丘戲笑命終是以
悲哭又問何由致此荅言我等共擊
攊笑不自勝遂便氣絶諸比丘種種
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十七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
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
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擊攊比丘波逸提比丘擊攊
沙弥乃至畜生突吉羅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十四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比丘至阿
夷羅河中取水即因洗浴洄戲沐沒
手相澆灒時波斯匿王共末利夫人
登樓遥見語夫人言看汝福田夫人
白王是佛未制戒年少出家未解法
耳王莫見此生不信敬於餘比丘長
夜受苦十七群比丘種種戲已立水
上著衣夫人白王言王試看我所事
福田著衣已以瓶水擲空中飛而逐
之從樓上過猶如鴈王夫人復白王
更看我所事福田王大歡喜信敬轉

猶於是夫人告耶隣伽婆羅門汝往
佛所以是白佛即受教往佛為說法
示教利喜發遣令還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十七群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水中戲波逸提若水中戲
乃至器盛水共相澆潰皆波逸提若
搏雪及弄草頭露戲皆突吉羅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
羅若不為戲皆不犯 五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世尊未制比丘與
女人同室宿或一比丘一女人或多
比丘少女人或少比丘多女人同室
宿生染著心有反俗者作外道者諸
居士見譏呵言此等沙門與女人同
室宿與白衣何異無沙門行破沙門
法時有一年少婦人夫喪作是念我
今當於何許更求良對復作是念我
今不能門到戶至當作一客舍令在
家出家人任意宿止於中擇取即便
作之宣令道路須宿者宿時阿那律
暮至彼村借問宿處有人語言某甲

四分律卷第十八 第十五張

家有即往求宿阿那律先好容貌既
得道後顏色倍常婬婦見之作是念
我今便為已得好耦即指語處可於
中宿阿那律即前入室結加趺坐生坐
未久復有賈客來求宿婬婦荅言我
雖常宿客今已與比丘不復由我賈
客便以主人語從阿那律求宿阿那
律語婬婦言若由我者可盡聽宿賈
客便前婬婦復作是念當更迎比丘
入內若不介者後來無期即於內更
敷好牀然燈語阿那律言可進入內
阿那律便入結加趺坐繫念在前婬
婦於眾人眠後語言大德知我所以
相要意不荅言姊妹汝意正當在於
福德婬婦言本不以此便具以情告
阿那律言姊妹我等不應作此惡業
世尊制法亦所不聽婬婦言我是族
姓年在盛時礼儀備舉多饒財寶欲
為大德給事所當顧垂見納阿那律
荅之如初婬婦復作是念男子所惑
唯在於色我當露形在其前立即便
脫衣立前笑語阿那律便閉目正坐
作赤骨觀婬婦復作是念我雖如此

彼猶未降便欲上牀與之共坐於是
阿那律踊昇虛空寡婦便大慚恥生
慚愧心疾還著衣合掌悔過白言大
德我實愚癡於今不敢復生此意願
見哀恕受我悔過阿那律言受汝懺
悔因為說種種妙法初中後善善義
善味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寡婦聞已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阿那律即如其
像往至佛所兼以前比丘事具白世
尊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
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女人同
室宿波逸提女人乃至初生及二根
女同室宿皆波逸提室者如與未受
具戒人宿中說若與非人女畜生女
黃門同室宿皆突吉羅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
同覆異隔若大會說法若母姊妹近
親疾患有有知男子自伴不卧皆不
犯 五十六竟
佛在拘舍弥國尒時世尊未制比丘
飲酒有諸比丘於酒肆中或白衣家

飲酒大醉或墮坑塹或突壁物或破
衣鉢傷壞身體諸白衣見譏呵言我
等白衣尚有不飲酒者沙門釋子捨
累求道而皆洪醉過於俗人空者
壞色割截之衣無沙門行破沙門法
尒時世尊從拘舍弥國往跋陁越邑
時彼編髮梵志住處有一毒龍常雨
大雹壞諸田苗彼諸居民常作是念
沙門婆羅門中誰有威德能降此龍
者聞佛與千二百五十弟子俱来此
邑莫不歡喜皆出奉迎頭面礼足白
佛言世尊此邑常有一悪毒龍破壞
田苗我恒願得大威德人而降伏之
時沙竭陁在佛後扇佛佛即顧問汝
聽此諸居士所說不荅言聽第二第
三問荅亦如是沙竭陁作是念世尊
反覆三問已為勑我降此悪龍即前
礼佛足右遶而去向彼龍所作是念
我今當降此龍令不壞形而使其身
微細如楮即入其室却坐一面龍身
便出烟沙竭陁身亦出烟龍擧身火
然沙竭陁亦擧身火然龍火出五色
沙竭陁火亦出五色於是化龍身令

如猫肉著鉢中持至佛所白佛言此
惡毒龍今已降伏當著何處佛言可
著世界中間沙竭陀受教如人屈申
臂頃持著世界中間須臾便還於是
世尊從跋陀越邑欲還拘舍弥時跋
陀越邑諸居士聞沙竭陀降伏惡龍
皆大歡喜問諸比丘誰是沙竭陀時
沙竭陀在佛後諸比丘言佛後者是
諸居士即前礼足白言願受我請默
然受之諸居士言大德須何等食答
言我白衣時性好酒肉居士歡喜即
為辦之沙竭陀往到其家食肉飲酒
極飽滿已還拘舍弥於僧坊外醉臥
吐瀉衣鉢縱横於時世尊天眼遥見
告阿難共汝僧坊外看受教從佛出
外見之佛與阿難舁還者井邊佛自
汲水使阿難洗著衣臥繩牀上令頭
向佛須臾轉側申脚蹹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沙竭陀先敬佛
不答言敬又問今能敬不答言不能
又問應飲是酒失本性不答言不應
又問沙竭陀先能伏惡龍今能降蝦
蟇不答言不能諸比丘復以前事具

五分律卷第八　第三十九張　章

白世尊佛以彼此因緣種種呵責諸
比丘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飲酒波
逸提時沙竭隨佛制戒已不敢復飲
以先習故氣絶欲死飲食不消不知
云何以是白佛佛言令齅酒器齅酒
器不差佛言以酒著餅中若羹粥中
令歠歠不差佛言聽以酒與之沙竭
隨得已便差即以白佛佛言已差應
漸漸斷之乃至齅酒器不復惡者不
得復齅有酒酒色酒味酒香有酒酒
色酒香無酒味有酒酒色酒味無酒
香有酒無酒色香味飲令人醉若飲
皆波逸提有非酒酒色酒味酒香飲
使人醉若飲突吉羅有非酒酒色酒
香酒味不令人醉欲飲聽屛處飲若
比丘飲酒咽咽波逸提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五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不敬和
尚阿闍梨不敬戒有諸比丘亦効如
是諸長老比丘見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及諸
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輕
師波逸提若比丘輕三師及戒二
波逸提若輕餘比丘突吉羅乃至師
令掃地不掃教順掃而逆掃皆突吉
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
弥尼突吉羅 五十八竟
佛在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五百人
俱向阿荼脾邑時彼諸比丘聞佛當
来無有堂舍便共自作伐草掘地乃
至佛種種呵責如上作講堂中說告
諸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掘地取土波逸
提時六群比丘使守園人沙弥掘地
取土諸比丘見言佛制不得掘地汝
今云何作此惡業答言我使人掘諸
比丘言使人掘自掘有何等異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
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自掘地若使人掘波逸提
有諸白衣送物為僧作房久久来視
見房不成問作房比丘何不為我速

成此福荅言佛不聽我等自掘地使
人掘云何得成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告諸比丘若須土應語淨
人言知是看是我須是與我是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掘地若使
人掘言掘是波逸提比丘尼亦如是
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無事掘地突
吉羅若取燥土不犯 五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與諸比
丘共鬪共鬪已在户外聽語聽已語
諸比丘言汝何以作如是語問言汝
從誰聞荅言我在户外聽諸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今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於屏處默聽他比丘
所說波逸提時諸比丘與比丘諍理
辯是非有比丘隔壁聽生疑我故當
不犯波逸提耶或有出罪悔過者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
丘若比丘默聽諍理辯是非犯波逸
提者無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共諍已默聽作是念諸比丘所說我當憶持波逸提默聽比丘尼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語突吉羅比丘尼聽比丘比丘尼語波逸提聽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語突吉羅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默聽五衆語突吉羅 六十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十七群童子父母愛念母作是言我子不串勤苦體性軟弱教何技術得終安樂父言當教筭計書畫母言若教書畫恐壞其眼若筭恐其指痛若計恐其心病復共議當使於釋子中出家現世無爲後世長樂彼十七群童子欲出家共相語言我要當待優波離來與共辭別時優波離行還到諸童子所語童子言汝知不我等欲於如来法中出家待汝辭別優波離聞亦樂共去還白父母父母即聽作是念當令誰作師又作是念畢陵伽婆蹉從賊中拔其將還今當與爲弟子便各將其子詣畢陵伽婆蹉白言大德大德於此兒有大恩今以奉給願納爲弟子畢陵

伽婆跋即便度之與受具足戒既受
戒已夜不能獨至廁上及洗手處恒
自送之有時闇中見師不識便謂是
鬼失聲大喚言毗舍遮毗舍遮師言
莫怖是我非鬼也或夜索食師言僧
有食曉當與汝又問僧若無食當何
處得師言僧若無當乞食聞是語已
便大啼言比丘乞食還我等已死佛
夜聞之則問阿難是誰啼聲阿難具
以白佛佛以是事明旦集比丘僧問
畢陵伽婆跋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汝不應與未滿二十
人受具足戒未滿二十多所不堪致
有破戒呵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與
不滿二十歲人受具足戒波逸提尒
時童子迦葉不滿二十受具足戒後方
生疑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諸比丘童子迦葉有所得
不答言得須陁洹佛言此人乃是第
一受具足戒然不名白四羯磨如法
受戒今聽數胎中年足為二十若猶
不滿又聽以閏月足若復不滿又聽

以沙門年足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
比丘知不滿二十歲與受具戒波逸
提是人不得戒諸比丘亦可呵是法
應介未滿二十未滿二十想未滿二
十疑波逸提滿二十未滿想滿二十
疑突吉羅若知不滿二十生念欲與
受具戒及作方便至第四羯磨未竟
皆突吉羅第四羯磨竟和尚波逸提
餘師僧突吉羅 六十一竟
佛在拘薩羅國與大比丘僧五百人
俱向迦維羅衛城諸釋種聞佛從彼
國來共立制若不出迎佛罰金錢五
百使各將大小出迎世尊頭面礼足
却住一面佛為說法示教利喜共請
佛及僧夏四月安居世尊黙然許之
諸人各隨力設供或一家作一日乃
至十日或二家共作一日乃至十家或
但作前食或但作後食或但作怛鉢
粥或但作粥或作浴者或作過中飲
者或施塗身油及塗足然燈油者介
時釋摩男不在未有受其施者問左
右人言竟誰受我施荅言未有受者
又問佛及僧未受何等施荅言唯未受

藥便請佛及僧施夏坐藥或自送或
使人送又到六群比丘所言大德須藥
恣意来取六群比丘作是念今王請佛
及僧安居四月給藥或使人送乃至自
送而今我等自往取之觀王此心是輕
我等我等當伺其五親會時從索㝡
難得藥彼必不辦使其著恥復作是
念此王福德或能無藥不有先當訪
索人所無者然後從乞即訪索之唯
無一種於是伺王五親會時便從其
乞王即令人國中遍覓悉不能得王
語六群比丘諸處求索絕不可得六
群比丘便語王言王自請佛及僧四
月給藥而今不能與我一種王言大
德非不欲與亦非無物但訪索此藥
絕不可得又四月已過何為相苦六
群比丘便於衆前折辱王言先請我
等隨所求藥而今不能得此一種餘
比丘聞問六群比丘汝說何等六群
比丘以實而答諸比丘種種呵責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
比丘汝等實尒不答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今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
四月自恣請若過是受波逸提尒時
諸比丘得秋時病揵摩男入房見之
問言大德所患何等荅言我得秋病
即請諸比丘言可從我取藥諸比丘
言王先請四月於今已過佛不聽我
過此受藥王即更請一月諸比丘言
佛未聽我更受請不知云何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
聽諸比丘更受一月請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受四月自恣請過是
受除更請波逸提又諸居士來僧房
看見諸比丘得秋病問言須何等藥
我當送之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
自送藥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
受自送請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
丘受四月自恣請過是受除更請自
送請波逸提時釋摩男作是念六群
比丘以藥故於衆人前折辱我我今
寧可多集諸藥即多集之集已作是
念如我此藥盡壽用之不能令盡我
今當請諸比丘盡壽與藥即往長請

諸比丘諸比丘言佛未聽我等受長
請不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今聽諸比丘受長
請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受四
月自恣請若過是受除更請自恣請
長請波逸提若人施僧藥佐助衆事
比丘應問此藥當留聚落中為著僧
坊內若言留著聚落中須時應語我
須如是藥為我辦勿使有乏若言著
僧坊內應著中央房令取易得僧應
作白二羯磨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
今以某房安僧藥若僧時到僧忍聽
白如是大德僧聽今以某房安僧藥
誰諸長老忍默然若不忍者說僧已
用某房安僧藥竟僧忍默然故是事
如是持諸比丘不知誰應守僧藥以
是白佛佛言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
丘作守藥人一比丘唱言大德僧聽
今差某甲比丘為僧作守藥人若僧
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德僧聽今差
某甲比丘為僧作守藥人誰諸長老
忍默然誰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
丘作守藥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

五分廿卷第　第二十八張　尊

是持時諸比丘差無智比丘不堪守
藥以是白佛佛言不應差無智比丘
若成就五法應差作守僧藥人何等
五不隨愛恚癡畏知藥非藥彼守僧
藥比丘應以新器盛呵梨勒阿摩勒
鞞醯勒畢跋羅乾薑甘蔗糖石蜜若
器不漏應盛酥油蜜應持皮結口題
上作字名若病比丘須者應歡喜與
若病者自知須此藥應自取服若不
知應問醫若無醫應問和尚阿闍梨
我如是如是病應服何藥若和尚阿
闍梨不知應取藥再三服不差復應
取餘藥服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
沙弥沙弥尼突吉羅　六十二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數數犯
戒諸比丘諫言汝等數數犯戒當自
見罪如法悔過莫以此行負人信施
長夜受苦六群比丘言我不學是戒
我當先問持法持律智慧勝汝者
諸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等實尒
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
癡人不應作此惡業諸比丘欲不與

婆共布薩自恣作諸羯磨悉令汝教
如法諫汝汝云何言我不學是戒我
當先問持法持律智慧勝汝者可
責告諸比丘令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數數犯罪諸
比丘如法諫作是語我不學是戒當
問餘比丘持法持律者波逸提比丘
欲求解應問持法持律者是法應尒
持法者持誦佛所說法持律者有五
事一者誦四事至二不定法二者誦
四事乃至三十事三者廣誦二百五
十戒四者廣誦二部戒五者廣誦一
切律若比丘不誦戒非安居時應依
前四種持律安居時要應依廣誦一
切律者若不依突吉羅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六十三竟

五分律卷第八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五分律第八　第四十張　[illegible]